



战士文艺丛书

战士探家记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內 容 介 紹

本集共有五个短篇小说，是广州部队作者1956年創作的优秀作品的一部分。“战士探家記”这篇小说，通过一个战士的家庭情况，反映了農業合作化运动中的斗争。“我的錯誤”表现了战士們的虛心誠懇和互助友爱的精神。“入团申請書”反映了战士們在战斗中如何勇敢、剛毅地效忠于自己的祖國。“他”描寫了一对革命夫妻的幸福生活。“滿天星星閃銀光”描述兄弟倆一起入伍，在練兵过程中兩人互相鼓舞上進，后來都当上了优秀射手。

目 錄

战士探家記	蕭高嵩 (1)
我的錯誤	唐俊杰述 蕭高嵩記 (45)
入团申請書	郭魯夫 (54)
“他”	雨 生 (77)
滿天星星閃銀光	蕭 玉 (89)

战士探家记

蕭高嵩

一

太陽剛露臉，楊立國就到家啦。

進門的時候，他媽媽正在灶邊淘米。楊立國喊了聲“媽媽”，他媽媽楞了半天才說：“這？……這不是我冬生嗎！”手從米缸里抽出來，用圍裙擦了擦，完了，緊緊的捏住楊立國的胳膊肘，深怕楊立國跑了似的。一边走一邊說：“唉！媽媽想你想成病啦。”說着走着，就眼淚双流，哭起來了。

楊立國說：“媽別難過，我在外頭不是好好的嗎！”

他媽媽揩着淚珠：“你好好的，媽在家里受罪呀！”

楊立國奇怪了，問：“怎么的啦？媽！”

媽媽深深的嘆口氣，低聲地說：“你還不曉得，你爹爹的脾氣，還是那樣。他把我折磨死啦。”楊立國听了，也很難過。媽媽多瘦呀，眼睛窩得象煮熟的田螺。

說着，他爹爹回來了。爹爹一見楊立國，干干巴巴的說了句：“冬生你回來啦。”楊立國也說了聲：“我回來了，爹爹。”

他爹再沒有說別的了。壓鍋烟叶，烟鍋放進灶坑燃了火，吧噠吧噠冒起青烟來，說：“怎么回來的？是轉業還是請假的。”楊立國在放背包，沒有听清楚，直起身子說了句：“上級批准我一個月的休假。”他媽媽說：“上次你爹

寿日，要你請假回家，也說是上級不批。唉唉，孩子，你早就該回來看看娘了。”

这时，楊立國看看媽媽，媽媽的眼泪已經擦干了。

親戚都來了：叔叔嬸嬸啦，哥哥弟弟啦，坐一屋子。他們真愛問，問得楊立國答不贏。問完了，有人就評着：“瞧他長得多高，比他爹還高個腦壳。”“怎么这么瘦，咳！又黑啊。”还有人問楊立國：“你出去几年了？模样变多了！”楊立國媽媽屈指一算：“剛滿六年，虧我孩子壯喲！苦生苦長……”說着，眼泪双流，又哭起來了。

原來楊立國十四歲上，就被他爹爹打出去了。

那时候，正走日本鬼子，接着又是大旱灾年。他爹爹种地主的几畝地，一粒谷子也沒有收到，可是地主还要他爹量租谷，不量就收地。他爹是个剛強人，心一橫，就把地退了，在家做个小生意糊口。他爹爹挑着貨担，上集赶到下集，貨还是貨，人还得餓肚子。家里沒飯吃，弟弟年紀又小，餓得哇哇哭，哭得媽媽心都疼啦，三言四語地說起爹爹來。她說爹爹不該退地。爹爹心里想：“我熬年累月，掙得你們吃穿，倒还怨起我來了！”从那时起，爹爹有不順心的事，嘔別人的气，就起高腔罵媽媽，有时也罵楊立國，还打呢。

有一次，媽媽帶弟弟到外婆家去了，楊立國看家。晚上，他爹爹算起米数來。可不知怎么的，三升米不对数。他爹爹說是楊立國偷去打紙牌輸了。也不查明是真是假，抓住楊立國就一頓打。多凶喲！用鋤头把子揍。要是沒有嬸子拉住爹，楊立國心里想：那时候我的命准报销了。

楊立國受了打，在被窩里小声哭泣，把棉被的一塊都哭

得湿透了。一面哭一面想：“这屋里我呆不住了，爹爹天天不是打就是罵。媽媽是好媽媽，可，可她也擋不住駕呀！”因为窮，还想起許多富貴孩子欺侮他的事。

楊立國想就了，决心要离开这个家。

第二天清早，他爹爹出去了，楊立國煮了兩瓣老南瓜，胡乱吃了；又拿几个大紅薯，做“路費”。

剛出門，碰見了同年哥春生，楊立國說：“春生哥，我爹問我到哪里去了，你就說：他去找疼爱他的父母去了。”

往后日子过久了，沒見楊立國寫信回，他媽媽就想起那句話。每一想起，鼻子一酸，忍不住就得哭一陣。想想吧，孩子是因为沒有父母疼他才跑掉的。他爹爹呢，有时想起也很不舒服。

如今，楊立國長大了，可又那么瘦，二十二歲还没有个媳妇，也是他媽媽流泪的原因。

二嬸象摸透了他媽媽的心情，便說：“这有什么可难过的，人回來就对親嘛！”楊立國馬上反对：“嬸子，千万别講这个，上級叫我回來休息会儿，不是批准我回來找老婆。”媽媽假生气：“又是上級，又是上級！”

这时，突然撞進來一个漢子，連跑帶喊：“冬生，冬生回來了嗎！”楊立國站起來：“春生哥，你來啦。”楊春生在楊立國跟前一站，一般高，楊春生倒說：“吓！你長这么高了。”这下子把嬸子和嫂嫂們笑坏了，二嬸說：“你呢，你不也是个漢子了嗎！还厚起臉皮說人家高。”楊春生得意地笑了，便挨着楊立國坐下。

楊春生屁股沒落凳，外面有人叫：“楊春生，割禾啦！”

楊春生連忙站起來：“就來了。”

楊立國問：“是社里還是互助組？”

楊春生邁過門檻答：“是社里。”

楊立國又問：“爹爹也在社里吧？”

他爹爹坐在門邊，象沒听清楚，吸着烟，磨蹭着身子，說了句：“我？……”

他媽媽象是挑心眼似的，說：“他！他什麼也不在，單干戶！”

“單干戶？”楊立國可沒有說出口來，但心里却有點不舒服，便喊着：“楊春生，你等一等。”楊春生在外面站住了。媽媽忙喊：“你剛回來，明天去好不好。”楊立國沒有說話，和楊春生并着肩走了。

楊立國和楊春生到了田邊，啊！好熱鬧。一排排梯形水田里，丘丘都有人在割禾。站在坡上一听，割禾的聲音象蠶兒吃桑葉，沙沙沙沙直作響。打谷的聲音，象听到遠處熾烈的炮聲，砰砰磅磅不歇氣。人們的談話聲，笑聲，悠揚的山歌，混成一片，實在好听。楊立國問：“這都是合作社的？”楊春生點點頭，重複一句：“是呀，是合作社的。”楊立國緊跟一步，低低的問：“我爹爹怎麼沒有入社？”楊春生順手掐根絲毛草，銜在嘴角上，又吐出來說：“你爹爹原先也在社里的，後來跟沙屋堂劉大炮吵架，又跟——唔！……”手指對面的山坡上站的那個人說：“你還認識他嗎？小時候我們管他叫楊大叔，他也叫我們侄兒的，現在是我們鄉長，又是合作社社長。你爹爹和他也爭過几句，後來你爹

就退社了。”

“為什麼事爭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你去問楊大叔。不要怕咯！楊大叔和過去一樣，愛說愛笑，對我們年青人很關心。”

楊立國沒有說什麼，可他記得很清楚，楊大叔比他爹年長幾歲，性情有點古怪。他愛留着兩綹八字須，走起路來懶洋洋的，雷打頭上來都不着急。他對人和藹，話說完了笑音也落了。可是他辦事情却很認真。

楊大叔原籍不是湖南人，而是四川。他首先是當兵，然後是賣針綫、做小菜生意……，一直到走日本鬼子時候，他年紀大了，便在這地方扎了根。

離那山坡不遠了。楊立國沒有來得及喊，楊大叔就問：“春生，你後邊的是誰？是不是楊立國。”楊立國馬上回答：“是羅！楊大叔，是我回來了。”楊大叔下了坡，一面走來一面笑：“嘿嘿嘿，我就沒猜錯嘛，我們這個鄉，就只有你一個人在軍隊里，可再沒有穿軍衣的回來。好好，好侄兒。”說着不慌不忙的走過來。

楊立國走過去，楊大叔的八字須沒有了，可那和睦的笑容，還沒有變。楊春生介紹的說：“立國剛進屋，听社里喊人上工，他就到這里來。”又補充一句，“他來找你的！”

楊大叔還是一面走一面笑：“是羅！嘿嘿，是來找我的，唉！早就想看看侄兒了，我肚子裏的話都裝滿了，要和他說呀！”

楊春生又說：“他剛才問我咧，問他爹爹怎麼沒有入社，我曉得的不詳細，請大叔告訴他。”

“是罗，是罗！我肚子里的話，也是这个。唉！若說起桂老头，話就沒个收尾的了。”又对春生說：“七斗丘少个捧禾桶，你和根二到社里去抬。”楊春生应声走了。楊大叔回头又对楊立國說：“到我屋里去，好好的談一談。你嬌嬌的飯恐怕也办好了。”

二

楊立國他爹退社的事情，是發生在去年秋收分紅的时候。

在南方，山地多，大部分田都是梯形的，劳动分工也多。有些土壤又不肥，都要經過三犁三耙。但掌犁耙的需要熟練的技術，更需要强壯的身体。比方掌犁吧，如果沒有力气，到拐弯抹角的地方，就提不起犁來，容易折断犁或伤害牛脚。

社里公議的劳动章程，是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級劳动力干活。甲等負責三犁三耙，挑重担子；乙等負責挖田塍，上塍；丙等是种豆積肥工作……。楊立國爹爹上了几歲年紀，又有点咳嗽病，在乙等劳动組里。

分紅的时候，甲劳力一般三十來担谷子（按六三一分紅。劳力得六成，水車、牛得三成，土地得一成），但也有得二十四、五担谷的。乙等劳力一般得二十四担。楊立國的爹爹劳力薄一点，算二十二担谷。

楊立國的爹爹很不滿意，拿着分紅的結賬單，和會計沒說上三句話，就吵起來了。吵得臉紅脖子粗，腔調也頂高的。社里的人都來了。會計把算盤仔巴巴地撥給大家看：“大家來看吧，这不是明擺着二十二担嗎！他硬要二十四，这哪能行呀！”

有个青年人說：“桂老头，这算的是二十二担啦，你怎么要二十四担呢？”桂老头瞪那青年人一眼：“你不內詳，就別把事情說丟了。”又大声地对會計：“你是吃冤枉的，为公家办事只坐在屋里，不出去調查。”把手里拿的簿本子，往桌上一放說：“公家拿我的东西，就不要錢啦？”會計說：“別血口噴人好不好，公家拿你什么，你就算算吧。”桂老头說：“你不是不知道我不会撥算盤仔，你当會計的就算不得啦？”會計翻开賬本子，撥着算盤仔，可是越往下算，眉头擰挤的更緊密。他干脆不算了，瀏覽几頁，把賬簿往桂老头面前一推，沒好气的說：“这窮賬我沒法算了，你找社長去算吧。”桂老头哆嗦着手：“你这么說話？社里拿我的东西叫窮賬？”會計背对着桂老头，双手撑着腰，一个人在嘟囔什么。

那个青年人真想和解这件事，把賬本拿过来看，看头几行，沒有歧声，看第三行数，不禁地低声念着：“鷄蛋兩個，茶油二兩，扫帚三把，尿稽灰四挑，糠二升，烟一兩……”念得嬌嬌嫂子們嘻嘻哈哈笑起來了。

桂老头說：“笑什么？难道社里拿我这些东西，都不是真的？”一个嫂子說：“真是真的，可照你这么算，我的賬也要另算了。”那青年人也說：“桂大叔，你这都是芝麻数呀，怎么好向社里要谷呢？”桂老头气得胡須翹起來：“你說得比唱的好听，你家里有多少这样的芝麻数給社里去拿。‘毛雨归成河’，社里拿这些东西都不算，我家里一沒女儿，二沒娘，沒人嫁得，就沒有那么多錢來虧得。”那青年人被碰一鼻子，連忙說：“算啦算啦，我这是‘狗咬耗子’，多管閑事，我不說了，又別拿我來尅。”把簿子放在桌子

上，噙噙咕咕地走了。

沙屋堂有个綽号叫做“气泡鼓”的刘大炮，他在間壁屋里抽烟，却專心听这边屋里爭吵，以便就个机会，也上場來湊湊熱鬧。

这个人真了不得的。他在旧社会里当过教書先生，但他
不靠教書吃飯。他有一个擅長的，那就是幫人說理的嘴。要是地方上鬧什么爭地夺園的糾紛請客評理，总少不了他。所以，他在地方上的为人，是奉富捧窮的光棍。在旧社会里，光棍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。因为他能把死人說活，真理說倒成歪理，这就是“了不起的了”，衣角子都能扎得人死。要是窮人犯他那分几洋理，他不是低声巧語地嘲弄人，便是跺脚搥桌子大發雷霆，說什么“法律”上沒有規定这一条，老百姓听了“法”就会三魂飛二魂的，不敢作声。

解放后，“洋理”他沒有說了，有什么事解不和的有農会，有鄉政府。学校教师由政府統一分配，教师“飯碗”被踢奔了。他見形势不利己，便冷寂寂的假裝好人，躲在門角里看“風势”。斗地主分田地时，他学得乖巧滑溜，見誰在会上說積極話儿，他就插上嘴，补充几句。說人家說得在理，他很拥护。划階級那会，大家都認為他是二流子。政府对二流子是实行改造政策，也分給他田地，叫他安分守己地劳动生產。他也裝得象馴服的劣性子牛，把大袍子一脫，老老实实的生產。不久，他参加了互助組，接着又入了生產合作社。在社里，他那說理訓人的本領，又施展起來，但他会看“風色”，要是積極分子和群眾批評的人，他都可大胆的訓，高腔落低声起，就是耳光子沒上臉了。这样，那些思想

迟鈍的農友，被他一脚踩在泥巴里，爬都爬不起來。這對他有很大的好處，一方面可以泄泄私憤，另一方面，還能在積極分子面前討好，樹起威信，破壞一點也不現人眼。

桂老头在他心眼里，从压根儿就不值得他一瞧的：你看那副醜相，臉黑得象堆牛糞。叫他做工，沒挖三下土就咳嗽得抬不起頭來，哎！不知道誰要他入社呢。他在这边屋里听桂老头和會計的爭吵，早就想插嘴進去了，諷刺桂老头一番，但自尊心又“帮助”了他，才沒有出駕。可是听那青年人說的話，妇女們的譏笑，他認為这时積極分子和群众都向桂老头攻击了，他可以大顯積極，來教訓教訓桂老头。

他大搖大擺的从那边屋走過來，只見會計对桂老头說：“你这賬我算不了，你去請社長算吧。”

桂老头說：“你这吃冤枉的……”

刘大炮擰着眉头，斜起三角眼，故意低声怪气，說：“桂老头！你罵誰吃冤枉？噢！”

“我！……”

“你不用說了，”把手揮一下，又伸出手掌來：“我要細問問你，你憑什麼要二十四担谷？啊！”

桂老头打斷他的話：“怎麼的，社里拿我的東西就不應該要嗎？”

“要是要，可大家都說了，你那不是賬，是‘訛捐簿’。……你不用強辯，一筒糠也向社里要錢，難道還不是訛么？……二十二担，要是憑勞力、工具來算，我看二十二担谷還多了。”

桂老头再忍不住了，便直冲冲的說：“多了？好！二流

子，这可是你说的……”

刘大炮驚訝地張着嘴：“啊！你这窮家小气鬼，竟敢喊我二流子。”脚底下象按上的螺旋絲，一下轉過來，向會計叱道：“你給他二十二担谷！我有意見！”又上前一步，

“你憑什么給他那么多的谷。是憑他勞動力？他比誰的工分都少；憑牛和水車？牛瞎了只眼，水車是破的；憑土地，十畝有九畝是坡上田，得靠天收禾。你——會計，給他二十二担谷，这里边定有鬼！我們要清算！”

會計坐下來，平和着氣說：“要是說起這些來，我也覺得不夠，可這是平常記工分的毛病。”

“噢！”桂老头驚異的打哆嗦：“你也覺得沒有這些谷？”桂老头再沒有往下說了，低下頭，把竹籃子往手一撻，氣沖沖的走了。

楊大叔剛從鄉辦公室開會回來，一進屋，就聽說桂老头跟會計在吵架。他趕忙走到會計室，沒見桂老头，只見刘大炮在會計臉盆里洗臉。刘大炮不知是對誰說：“真他媽的窮氣！”楊大叔走出門來，只見桂老头怒氣沖沖的走着，社長知道事不妙，忙喊：“老桂，老桂呀！我跟你說說事哩。”

桂老头連頭都沒有回一下，氣昂昂的走了。

桂老头一路上想着：是的呀！他們是嫌我窮。組織合作社那會兒，他們都是先挑勞動力好、水車新、牛多的戶入。可他又想，他的水車並不破，就是少了几片叶子。牛虽左眼差点視覺，可它能走能吃，也不弱誰的牛。田虽都分配是坡上田，但絕不是靠天收禾的，它那一口專門盛水塘，塘裏都上了油砂，不漏水，下面的田也很難受旱。不錯，去年天旱，

是用了八条水車往上吊水，可去年那样的年成，是难找的。他們心自問：“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們呢？說我窮？”他又回味刘大炮剛才說的“訛錢”、“窮鬼”、“小气”，越覺得不是味。成立社那会儿，縣里來的工作同志說了，成立生產合作社是使生活提高，过好日子，可是今天分紅，社里拿我的东西就不給了，倒來个剝削。还罵人，这气还能嘔得么！

他又想起楊大叔，他覺得楊大叔的心里，也沒有他的分儿，可他們过去很好。走日本鬼子那时，楊大叔在他家里住，和他一起做事。可是現在呢，人家會說會道，出息了，哪还会想起那时節的事情，不找他桂老头的別扭都算照顧到了。比方去年五月塞塘的事吧，明明是春生他們塞的沒有塞嚴实，后來一下大雨，塘眼穿了，塘里的水一夜流光，还冲坏了几畝田的禾。楊大叔硬說是他塞的，要他賠償損失。后來社里評定，損失沒有賠，可是鬧得全社對他不滿。現在，桂老头也覺得，这是欺侮他窮，故意找的別扭。

他后悔了，他不應該入社。

他当初不愿意入社的，是他的老婆桂婆婆吵着要入。他不禁暗暗地罵道：“老賤物婆，总念着入社好，这会呢？要我來受这窩囊气。”他恨不得一步迈到家里，抓住老伴的头髮，順拉二十里，倒拖三十里才算完。

桂老头回到家里，見老婆和乾坤鄉地主婆老媒娘，在床当头唧唧咕咕說些什么。他厭惡起來，心里想：“她怎么來了，这条騷蜈蚣。”

原來地主婆老媒娘是他的表妹妹，她的丈夫被槍嘯了。

她还用柴刀刮頸呢，嘿！真会裝相，柴刀那么鈍，能刮得頸掉？还不如端塊水豆腐去碰碰，看死不死得。

桂老头把个籃子，順勢往鷄屋上一扔，“撲叽”一声，把个正在生蛋的鷄咯咯咯地驚跑了。

“誰呀？”桂婆婆在床当头喊。

老媒娘从蚊帳里探出半个头來，見了桂老头，連忙站起來，不知所措地說了句：“哥，你回來啦。”桂老头松了腰帕，也說了句：“回來啦！”接着，搬搬床上的枕头，象一袋面粉似的，軟軟的倒下去。

桂婆婆問：“是不是病翻疤啦？”桂老头沒有說話，桂婆婆又問：“社里分紅，我們分得多少谷？”桂老头还是不吱聲，大概是問煩了，打半个滾兒，臉朝床里边睡去了。桂婆婆深深的嘆口气，对老媒娘說：“这又受誰的气啦，問他不吱聲。”老媒娘不怀好意地問：“社里做事，不都是公平合理的嗎？还有什么气受得呀！”桂老婆婆当着地主婆的面，怕說走了話，連忙說：“你不曉得，就是那些單干戶和我們暗里比賽。比不贏我們，見了我們就說閑話，你表哥呀，就是听不得这个。”桂老头大声的咳嗽了一声，沒有說話。老媒娘裝很懂事的样兒，点点头：“噢！你們这边合作社，看样子办得很好罗！”桂婆婆說：“办得不坏。最近开了一个会，群众都沒有向社里提什么意見，都說的好話。”

这句话說得很輕，桂老头沒有听见。

老媒娘一只手搭在桂婆婆肘子上，低低的說：“我們那边，合作社办得可坏啦！群众年年虧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桂婆婆問。

老媒娘声音更小了，生怕給桂老头听见。因为她知道表哥在社里，要是說了坏話，哥哥又会說她地主婆瞎造謠言，所以嗓門越放低越好，說：“嗨！你不曉得，社里人只会插秧，不会經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桂婆婆又問。

“你听我說呀！”老媒娘拍一下桂婆婆的肩膀，“有一次，我赶集回家，路过合作社的田，見有兩条那么大的水牛，在田里吃禾。多好的禾啊，嬌嫩嬌嫩的，吃了半个田。就这样，田里……”桂婆婆打断她的話：“嗨！表姑姑，你沒有帮助他們赶一赶？”老媒娘一双手，在胸脯前左右这么一交搭，撅撅老皺皮嘴，說：“哼！我？‘風來不在我園里，雨來不在我田里’，管我什么事，它要是吃光了，我还得在这边山上唱山歌。”桂婆婆听了这句话，心里緊驚一下，想着：“唉！地主婆的狼心狗肺还在哩，瞧她說的。”又故意打听一下：“姑姑，你們还没有入合作社么？”老媒娘看床上的桂老头一眼，小声說：“我儿子不肯入，……啊，不是，是合作社不收我們。这倒没有什么，入不入我都得吃飯，是不是呀！”

桂婆婆見她这样落后，也真想帮助她一点。于是，声音也就高一点了，說：“姑姑，你要相信政府啊！相信政府，就有米过年。就說我們家吧，今年青黃不接的上灘月份，就比去年强多了。去年沒米煮，今年油都沒有断过。听说今年分紅谷，比去年更多。”

这話給桂老头听见了，他很困难的爬起来，坐着，气喘喘地說：“行啦！死你那分心吧。哼，成天念着合作社好，坐在房

子里說天道地，也不知外情。你，你曉不曉得人家嫌我們窮！說我們勞動力不好，沒有好水車和牛。你这賤物，去年要不是你吵嚷着入社，我怎么嘔这个气呀！”桂婆婆听了，臉都變了色，問着：“社里說我們窮？今天分紅你不高兴就是这个。”

桂老头急得坐不定，又躺下了。

桂婆婆把家雜收拾一下，走出門來。見天有塊黑云，又回來取个斗笠。老媒娘問：“嫂嫂，你到哪去？”桂婆婆戴上斗笠：“我去合作社問一問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”桂老头不知从哪里來的一股勁，一翻爬起來，叱道：“你去，你去！你去我打斷你腳脛子！”桂婆婆吓得忙回頭來，桂老头又罵道：“你好大的臉面喲！一去就能給你谷啦！”

老媒娘做着解和的架勢說：“表哥哥，別多說了。合作社不好，退出來就行了，家里可得和睦呀！”

桂老头听了，象得了天方救藥，想道：“要退社？……”還沒等來及考慮下文，老媒娘又說：“怎的啦，他們敢說你窮？”便裝做不服气抱不平的樣子，“他們社里有几个老財主啦，要是冇嘛，也得拉出來象我一樣，斗爭斗爭。哼！办社还嫌人窮？要是我們單干戶都能精耕細作，收成还会弱他們合作社么？他們算什么东西！”嘴又甜甜的叫道，“哥，你好好想想，把十几畝地自己種上，一年不多收，二十担谷象玩一樣。你有十几棵橘子樹，一年摘八担吧，就是十几担谷。”嘴伸到桂老头的耳边，說：“橘子很值錢哩，去年我儿子孝君帶兩担進广西，掙个对半还要多。哥，今年和你外甥一起去。”又解高腔，“再說哩，你立國要寄点錢回，要是你二萊讀書讀出來了，干了大事，也有錢回，……哈！你別不高

兴，俗話說‘养儿防老，積谷防飢’，这也是應該的。”扭过身來，瞥桂婆婆一眼，又說：“算盤打得好，十年以后，哥呀，你也成了該斗争斗争的地主了！嘻嘻，是不是呀！”

桂老头听了，心里很滿意。表妹妹的腔調虽有些走邪，眼色虽和別人說話不一般，却都是实情在理的話。桂老头剛進屋來时对老媒娘的那种厭惡的心情，全消失了。

桂婆婆坐在門梗石墩上，她不断打量丈夫的臉色，也恨老媒娘，心里想：“老騷婆，你又不是他的妾婆子，要你謀什么事情呀？”

老媒娘見桂婆婆沒有响什么，又說：“哥呀哥，想一想吧，合作社有什么好处！做事要兴他們的規矩。天呀！一年就只有七天的休息。哥又有病，能受得住那个劳？要是想赶集買点东西，还要請假，不允許就不能去，要是犯了，还得嘔那熊气。这，哥哥呀，这是火燒油鍋，活煎人哩！”

桂老头激动起來了，压緊一鍋烟，站起來，說：“这都是实話！”

老媒娘見桂老头順了她的心，話儿越說越來勁了。桂老头吧嚙着烟，耳朵又低在老媒娘的嘴边，老媒娘低声說：“如今世界，是要靠自己拿定主意。你的見識短，有什么事解不开的，多和你孝君商量……”這句話，声音是那么小，但桂婆婆却听得很清楚。她心里不禁引起一股怒火，把斗笠往鷄屋上一扔，老媒娘吃了一驚，瞥过來一眼。桂婆婆沒好气的說：“我們內家的事情，用不着你管，还是管管你自己吧！”

老媒娘假笑道：“表嫂別見怪，我这个人呀！你还不曉得么？見人受气，自己打心眼里就是不好受，好操分閑心。”